



在他乡

陈泽尘 著

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会有彩虹。
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……



饱尝世间酸甜苦辣、人情冷暖
都市里打工者的生活、情感、经历

在他乡

陈泽尘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在他乡 / 陈泽尘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3
ISBN 978-7-80741-816-0

I. 人… II. 陈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1782 号

人在他乡

陈泽尘/著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 钟 伟

封面装帧 / 王 翔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37 千

印 张 / 6.375

ISBN 978-7-80741-816-0

定 价 / 22.00 元

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地抬头。

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？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守候的灯塔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

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。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

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会有彩虹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……

——引子

(一)

一九九〇年。新春。

从岁末下到春首的这场雪，是我记忆中最大最美最洁白的一场。新年留给人们所有的色彩，像是开在这场雪中的水莲花。我多么希望，这一切能够预示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将能迎来他们祈盼已久的丰收与繁荣。

年初三，我就要远走他乡，将随大桂去上海。临行前我来到田野，想再看一看这美丽而又令我敬畏的家乡。雪的原野，翻滚着光的波浪；远处的村庄，不时传来狗的狂吠。

家乡啊，我是来向你作离别前最后的倾诉：你的天永远都是蓝蓝的，地也是一马平川。春天，无名野花遍野；夏天，草绿河清；秋

天，漫天金黄；冬天，白雪飘瑞。一目所及，你旷野无垠，渠整河直；条条村道平坦，就连长在两旁的白杨树，棵棵也都那么精神抖擞，昂扬向上……

在这美丽的地方，童年的许多记忆，更令我难忘。在我一周岁时，弟弟出生了。听母亲说，因为无法照顾两个孩子，不得不送我去了邻村的外婆家。而我，并未因此缺少过母爱，慈祥的外婆有着温暖而又舒适的怀抱，让我得到更多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听说，我的外公是响应了当时最高指示从上海返乡的工人，每月会有些救济。外婆就用那仅有的救济金买来有限的一点大米，每天淘些放进陶罐，然后再送入灶堂炖成米糊，就这样一天天把我喂大。

那年头，物资缺乏，米和面家家很难吃上。外婆还说，连鸡也不肯下蛋，她喂养的一只鸡，每月只下几个蛋。这蛋金贵，谁都不能吃，为了我她是藏啊省啊，直到全喂进我的肚囊，把我养得白白净净，胖胖嘟嘟，整个人儿活活就像一尊弥陀佛。

七岁那年，我又回到父母身边读书，外婆的宠爱，从此便成了回忆。直到如今想起，仍然像是一眼永不枯竭的清泉，滋润着我，令我感受着温暖的同时也感动着。

我曾发过誓：将来等我有出息了，一定要让外婆过上好日子，让自己能成为外婆这辈最值得骄傲的人！可是……事与愿违，曾几何时，我竟变得一蹶不振！悲观、落寞，开始不再开朗，更没有了信心……

我开始怨天，怨地，怨父母。空旷的田野里，大地作证，多少回我孤独地仰天呐喊：“天啊！你看到了吗？我没了方向，有的只是

困惑和迷茫。外婆给我的爱，一度让我感到无比惭愧！

我很痛苦，天啊！我求您给我一个方向。生死不可惧，要死只求让我死个痛快；要活，就要让我活个人样。我不计较生命的长短，只求能在您博大的长空，给我一个立锥的地儿，留下我活着过的一点点印痕……”

年初三，阴。

午后从邻县发往上海的长途汽车，在雪后的省道上艰难前行，大雪过后的寒冷，没能阻挡我前行的欲望。我的梦之舟，在这春寒料峭、一切还不曾苏醒的初春，来不及太多思考，便拨锚匆匆启航。

透过车窗，看压在天空厚重的云霾，那是我留在家乡最后的愁惘。出门前，父亲无语的身影和母亲背对我以袖拭泪的情景，还在我的眼前凄楚浮现。不孝的自责，像追赶的鞭子，在我心上不停抽打。

大桂坐在我隔壁的座位，一直默默不语。他与我家是亲戚，远亲还是近亲，我也搞不懂。在我们村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要说亲戚家家都能扯得上。不过听我爷爷说，我和大桂两家的亲戚没有一点假，近得很，到我们这代还没出五服。按辈分，大桂和我是平辈，我还得称他叫哥。

大桂去上海打工，已有三个年头，从部队退伍回来，就通过他家的亲戚——新中国成立前随夫南下去了上海的姑奶奶，介绍安排在上海的一家钢铁厂，做食堂库房搬运工。

大桂这人，忠厚老实，平时一直话不多，总爱沉默。虽当过多年兵，在我们村，比起没出过村头的人，也算是见过不少世面。但

令人不可思议,这些年的军营生活,仍然没能改变他的性格。现在的他,忠厚老实得更叫人感觉有病。这不,三十大几的人,一直都是讨不上媳妇。

机会倒不是从来没有。一年前,村里有位与他同龄的伙伴,叫刘小明,因为帮助村邻造房时出了意外,从高高的山墙上摔下,当场摔成了植物人。没过多久,便丢下自己年轻貌美的媳妇撒手人寰。

那媳妇叫武小花。看她年纪轻轻死了丈夫,孤苦伶仃也怪可怜,村里有好心的人便撮合,劝说着想让她改嫁给大桂重建个家。她同意了,大桂全家都高兴,很快就为他俩办了喜事,完了婚。

这事可谓两全其美偕大欢喜,本想再完美不过。可是,好景不长,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就在他们俩刚完婚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,女方武小花就说啥也不愿再跟大桂过。

究竟什么原因?说法多种。有人说是大桂阳痿,有人说是大桂变态,后来越说越不靠谱。这期间,我听我家二婶说,好像原因还是武小花嫌大桂人老实,说大桂什么不懂,就连上床的胆子都没有。看我二婶说话时的神秘相,我一直以为,大桂肯定是有心理问题。这也只是我的猜想,而其中真实原因,说到底谁也不清楚,谈论越多反而越云里雾里。

现在的大桂,在我心里就是救星。上海之行,原说是去投奔在一家养猪场上班的我一位远房舅舅。但是,这之前我给他去了很多信,他还一直没回过。托他帮忙找工作的事,也还一直没消息。之所以还会一心想着去,我的想法是求人帮忙总是你急他不急,还是亲自去一趟,碰碰运气,见过实情心好死。行前,我没对父母包括大桂讲实话,一是怕父母放心不下不肯放我走;二是恐大桂有顾

虑怕落个负担不愿带我去。

.....

离家的汽车越开越远,透过车窗,看马路两旁一晃而过的村落,景色一点点让我陌生起来,我的心情开始越加落寞与凝重。天已黄昏,车行路上,正像航行海上的一条船。前方雾正浓。现在想想,上海之行,真可谓破釜沉舟,冒险之举,这不免让人提心吊胆。

不过,心里也有一丝侥幸的想法。在这条看不到灯塔的航线上,隐隐中我自以为已抓住一根能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稻草——这就是大桂。一旦当我没了方向的时候,总想他也许能在我的航线上,会点上那么一盏微亮的灯。

夜色渐暗,天气越加冷了起来,车厢内寒风游荡,丝丝寒气阵阵浸骨。乘客们都已眯上了眼儿,蜷缩着,挤靠着,打起盹来。窗外的风景,义无反顾朝着身后飞跑,隔着玻璃,在眼前流动成逶迤而又模糊的线谱。初次远行的离愁,如哀婉的歌曲,音色低沉,缕缕随窗外的线谱唱响并远远飞扬。

落寞而至的思绪,带我回到八七年的那场高考,那是我久久期待的人生转折点。十多年寒窗苦读,本以为那场高考,以我的成绩能顺利考个大学,日后图个国家分配工作应当不成问题。然而,命运对我还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,就在高考前一个月,一场胸膜积水的大病,偏就不早不晚发生了。守候很久的期待,荡然化为乌有,人也一下没了方向。

高中毕业失学在家,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,这将意味一生又如父辈,继续沿袭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一时,愁煞父亲。

自小嫌我“飘荡”，如今又看我有了胸膜积水病史的父亲，开始整日紧锁眉梢。他认定，我再不是适合呆在农村，可以叫人放心的一生务农的孩子。无论如何，得想法找个上班的活让我去干。

可是安排工作得有门路，父亲虽做了半辈子的村书记，要四下求人，却是他的难题。且全家知他的为人：遇事人求他，尽力而为；若要他求人，倒不是件随便的事，他不是轻易能放下脸的人。

多日来，为这事我们家不再安宁，家的天空成日愁云密布，父亲几乎抬头就能看见母亲的白眼，更没少遭她无休无止的抱怨。我在其中，痛不欲生……

正当全家一筹莫展之际，忽然又见到一缕阳光。同村有一村邻，孩子与我同龄，上到初中毕业就因为没考上学不得不几年缀学在家，为给他寻个前程，找个饭碗，家里可谓绞尽脑汁。去年，突然想到让他去学一个汽车驾驶的手艺，后来因为县里有些关系，也跑了点门路，之后终于在县里谋了一个帮领导开小车的差使，至此总算是吃上了政府饭的人。

受其启发，我们全家同样萌生了这样的想法。商量之后，母亲以为行。父亲想想再无其他办法，况且这也是解燃眉之急的办法，答应倒也爽快，我当然开心。

但是，学开车还需一笔数目不小的学费，这在当时的我们家，不能不算是又一个难题。几年前因为造房，我们家还欠有几千元的外债。主要是我姨家的，本说好今年还但却一直还没还上。我忧心忡忡地去问母亲，母亲想想，觉得还是要带我去趟姨家，与我二姨商量看。二姨待我很亲，她向来疼我，我想应该问题不大。但当我听母亲说，她家近来想造房子也愁钱，这便又让我担心起来。

不管如何，母亲想还是带我去问问看。

到了她家，二姨见我们母子俩专门为我和钱的事而来，一番思量，想了又想，还是下了狠心。她对我母亲说：“孩儿的事大，盖房的事好推迟，今年不行，明年后年也中。我们家那钱，你娘俩就别往心上放，过两年有了再还不误事。”

母亲说：“孩儿，你要记住你姨的情，可知道，她这样决定不容易。现在物价飞涨，过两年造房你为她算过得要多花多少钱？”

我含泪点头，记住她的话，记着姨的好。

就这样，母亲又把当年一个季节收的棉花卖的钱，加上卖了喂养才半年、半大不大一头猪的钱，总算凑足我去学开车的费用。

.....

我父亲也有一位做大官的朋友，姓武，是县里的副县长，已有些年不联系。然而，就在我离家去市里汽车培训学校学习的时候，曾来我们乡检查工作。那天中午，乡里安排宴请，他竟想到要让乡里干部通知我父亲也去参加，父亲一时受宠若惊。

后来听我父亲说，武副县长真不错，对他还旧情没忘。见了面，当着乡里的干部对我父亲一直很亲热。道了许多村里老书记的好，说话时还没少左一个老郑书记右一个老郑书记亲亲热热地称呼着。我父亲别提多高兴，父亲说：“这可是他这辈子享受到的最高礼遇，心里只觉得暖乎乎的。”

那天，父亲正愁我工作的事。父亲这人尽管平日嘴上不说，可心里，还真一直把我的事当着头等大事在想。他感到这也算是难得的机会万不能错过，酝酿再三，决定赶在没有喝酒之前，他还是先与武副县长好好商谈商谈我这事。

父亲说话有父亲的方式，开口就先骂了我一通，说我不争气。然后，又向武副县长大概说了我的情况，才将身子近前一步开始卖起老脸说：“县长啊，就我这孬子，看能不能请你替我想点法给他安排个事做？”只因关乎是自家的儿，父亲又想了想，觉得今天这老脸反正是要卖，索性卖就卖个彻底吧。他又笑道：“县长啊，有办法的话，能安排个正式工你就替我安排个正式的，省得以后再找你麻烦，县长工作忙，总去麻烦也不是个办法。”

父亲的话让武副县长不曾预料，他半天竟没回个“行”或“否”，始终微笑着脸不说话。父亲一见，心中又开始泛起疑惑，“是不是自己说的过份了？万不能叫武副县长为难。”他便说：“武县长，要是‘正式’有难度，也不能让你太为难，那就先安排个临时工，暂时做着混个嘴也行。”

“郑书记真是老了，说这事也不看场合。”武副县长心里可能私下这么想。“老书记啊，”武副县长看一眼周围的乡干部，又看着我父亲，不失尊重仍十分体谅地说：“您说的事我记着，等他车学好了您再找我，到时我再帮您想想办法好不好？”

我父亲听完也没有考虑太多，心想有县长这句话，似乎感觉就有了希望，至于其他啥他还真没想。也难怪，父亲虽然做了二十多年村书记，见的世面充其量也就是那个巴掌大的村子，况且，他哪天曾见过这么大的官？自己今天这么做，还是鼓足了勇气，这下可算松口气。

其实，父亲也不是没有自信的理由。他曾想：“自己虽然做的不叫什么官，可这村书记也算做了二十年，平日里，还是很注意当干部的在群众中的威信。大凡只要哪家有个大小事找到我，一旦

答应帮忙或答应想办法，那总是想着法儿也一定要把事办成。当官说话讲的就是诚信，可要一言九鼎。”

想到这，他心里感觉很满意。便说：“好、好、好，行、行、中，有县长这话我就心里踏实多。”说完他才发现，自己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有些胆战心惊，这会说话竟有些唯唯喏喏无伦次。父亲又说了一连串感激的话：“县长啊，这以后我们全家可要记住你的大恩大德了，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啦！”

那天，父亲过于激动的感激话，立即引起满屋大小官员们一阵会心大笑，那场景让人好不感慨。饭桌上，父亲更是放开酒量。只因为他以为今天儿这事到底算是有着落，这酒不能少喝！父亲一边敬着酒，一边心里更是感慨万千：“武副县长这人真不孬！都过了这么多年，还能念着和我那点旧感情，真是有情有义，有情有义！”自那以后多少天，父亲总把这话一直挂嘴边。

——父亲说的“旧感情”，我也是偶尔一次听一位村邻闲唠时说起过。那会，大学都要靠推荐上，不讲成绩，只讲家庭成分。武副县长家成分富农，高中毕业读大学当然没有希望，只得回乡务农。而在那年代，村里能出个高中生也很不容易，父亲看他高中毕业有知识，长得白净还很聪明，标准一副书生相，这样的人让他下田干农活也太可惜。心生怜悯，便安排他到村小学，先去做了一名代课的老师。

代课老师只做一年，父亲不知怎么就看准他将来一定有出息，第二年，便又要推荐他去上大学。当时村里支部成员全反对，只因为他家是富农，出身在这样家庭成分的人，在那年代怎能够得上“又红又专”？

然而，不顾村支部众人反对，父亲看准的事说什么也要做成。他与支部中多人交谈并狠做思想工作，后来，还是顶着部分人的压力硬把他给保荐走。打那以后，武副县长便一下越了“龙”门，离开家乡走出了农村。随后学业有成又步步高升，直到现在做大官。

知道有位武副县长能帮我，全家人心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在我学好开车拿好驾照后的第二天，母亲便催着父亲，让他去县城找找武副县长，看能不能尽快替我安排工作。

父亲去了两天才回来，回家时的心情很好，进门就报喜：“这次我去见武县长，人家一点没亏待，我问他还知道我来干吗的？你可没见过人家那满口笑，开口就说：‘老书记啊，怎能不知道呢？是为你儿子的事情吧？’说完，还让啥主任给我又是安排宾馆，又是安排吃喝”。

看着父亲说话那口气和一脸神采，早叫我们全家人心里暖洋洋，都觉得这事一准有着落。高兴之余，母亲还是问起关键问题，她对父亲说：“看把你高兴的，孩这事县长到底说了啥？”

“放心好了，这事人家已在帮我们安排中，这不，让我回来再耐心等两天。人家说了就两天，一准给我们音信。”说这话时父亲虽有点不耐烦，但情绪依然好，仍满脸荣光兴奋不减。

最终还是过了一星期，武副县长真的派人送来了消息，让我两天后，凭着他让人带来用县政府信笺亲手写的这张介绍信，到县粮食局车队，去找一位姓史的股长，说让报到上班。

顿时，我们全家人开心不已，都为我这事终于有了满意结果而高兴。那一整天，人人脸上释放出从未有过的喜悦，我们全家可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。“真要这辈子感谢武副县长！”母亲的话道出

一时全家人的心情。这份喜悦也让我情不能自禁，我也随口说出心中感慨：“这社会还真是！县长就是县长。没有正的哪怕副的也行，能傍上个大官，事就好办。”

两天来，感激武副县长的话始终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，那情绪闹的，就只差没有全家集体站一排；像当年面向伟人那样，肝胆红心紧握拳头耿耿表忠言：“武副县长啊，谢谢您！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！您的恩情比海深！……”

“儿呀，”直到临走那天，借着酒兴，父亲叫过我来又一次交代：“你去了以后可不能替我丢脸要好好干啊，记住了！你知道你爸这人可是从来轻易不求人，想到求人就犯难。以后遇着巧事亏事，你得替我先抢亏的做，脏活累活不死人。我们老郑家的祖上也不图你咋能，但要想着留张好脸回来见乡邻。对待父母厚点薄点量力而行还好说，对待与你有德有恩的人，你可记住了，滴水之恩报到死，这可是我们老郑家祖辈的德行！”

……

终究没能让全家人高兴太久，我的事只持续短短七天，就让全家人的兴奋黯然打住。而我，其实只高兴到报到上班的第一天。

那天，到县粮食局车队，我终于见到那位人称史股长的领导。见我来，他放下手头的事，便带我去车队大院内位于东南角的那块停车场。那儿一溜停着十几辆大货车，辆辆车门上，一色印着白色的“苏粮”大字。就在几位师傅正修着的一辆老“解放”货车旁，他站住，说要把我交给一位姓张的师傅。

“老张啊！我把你新来的徒弟带来啦！”史股长向站在车头上正修着水箱的那位张师傅吊着嗓子就叫。见他没回应，便充满挑

衅又开起了玩笑喊道：“你鸟人以后有了帮手，打今往后就好养足你那鸟劲，留着晚上回家，使劲去打你那只母鸟了。那鸟可骚，我知道你这鸟人喜欢，哪天不搞得她惨叫，她不爽，你也不舒服！”

他的话顿时让在场其他修车的师傅忍俊不禁，不约而同发出一阵肆意的淫笑。同时，都抬起头，望向张师傅，当见他还是不搭理，依旧冷着面孔自顾拿着扳手，用力拧动着水箱上的螺丝像压根就没有听到史股长的话时，大家便又一下打住那原本足可以持续一阵、且足令他们鸟蛋瞬间发胀的笑声。

史股长意识到了几分无趣，当着大家的面又并不甘心，虽然勉强，脸上却依然挂着淫笑。但在他心里其实已为自己的粗俗感到后悔，张师傅表现出的冷漠，让他有些纳闷。他一时还真弄不懂，这老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因为他知道，这事要是摆在往常，刚刚足令全世界男人都会感到滋心润脾的这句笑话，一定会让老张听了爽死，自然免不了会让他又要像只发情的公鸡，顿时羽咋冠挺情绪高涨，要与自己淫弹来回一阵快乐对骂。

困惑过后，史股长心里虽然灰灰然，但面上又尽力表现着一切都无所谓，转身对我说：“叻，那是你师傅，以后你就跟他开一辆车。”说完，他强拉表情，皮笑肉不笑，对我也对大家又说道：“张师傅这人脾气好，技术也好，枪法那更是世界第一，你就好好跟着他学本领吧。”这回，在场的人听过都报以笑脸，却不闻笑声。因为他们中不时有人朝着张师傅所在的地方瞄一眼，都知道此时的张师傅依然一脸冷相。

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只知道他的这番交代极不正经，同时还让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史股长交代完，留下我便扬长而去，

他已无意在此多留，看得出，他的样子有点灰溜溜。

张师傅并没有马上理会我，还在自顾修着车。直到水箱上的两根螺丝全拧好，这才停下手中的活，不紧不慢又在车轮旁的木框里，抓上一把木屑，擦掉自己满手油污后，才向我走来。

“你是老郑书记家的大儿吧？”他开口就问。“嗯，”见他问我，我点了点头。心里却疑惑：“他怎么认识我？”

“我是你家邻村的，与你爸熟，回去问你爸就知道，你还应该称我叔。”他见我疑惑，主动就说出认识我的原因。听说是邻村的人，又说是我叔，我才知道他为啥不搭理史股长，同时还有了几分亲切感。

张师傅走到我身边，并不停下，边说着话，边自顾朝着一个方向走。我想，他大概是想离开这，要带我找个地方说话去。我便跟着他，随他朝着一排住家小院的地方去。

其实他是领我去他家，他家就在这个大院内的东北角，那一排居家小院最西头的一个院子里。

他家的院落不大，堂屋坐北朝南，三间平房。堂屋对面，还有两间坐南朝北的矮平房。

堂屋正中的一间，除比农村人家多了台电视，也并不显得富丽，这便是他们家待客的客厅。

客厅里，沿西墙，摆着一张可坐三人的旧布沙发，两头的扶手处各铺一块勾织而成的长方形白纱帕，看着倒也干净。一张土黄色木质茶几，横放在沙发前不足尺半距离的位置。

东墙边，是一只手工粗糙，钉眼清晰，纯属自制还未上过油漆的木质电视柜，柜上放着一台十七英寸黑白电视机。

靠北墙，摆着一张绛紫色八仙桌，沿桌四周凌乱放着几张同样也不曾油漆过的木质靠背椅。

四面墙上，被各种年画和奖状糊满，一层又一层整个像黏着一张农村人家用来做鞋底的裕褊，看得直叫人眼花。

客厅的摆设，因为与农村人家大体相似，所以我也就猜想到客厅两旁关着房门的房间，应当就是他们家的卧室。

坐南朝北的两间平房，比起堂屋要矮小得多，都敞着门。靠东一间设有灶台，这是他们家的厨房。西边一间，则是他们家平常用来吃饭的地方。不大的空间里，摆放着一张可以折叠的小圆桌，以及四五只同样可以折叠，蒙着鲜红色人造革皮面，用不锈钢管做成的椅子。这种桌子椅子时下城里人家很流行，各大商场全有卖，上次我去姨家也见过。

我随张师傅进了他家的院子，张师傅则先去他们家的厨房间。直到冲洗干净满是木屑的手，才返身出来带我进他们家的客厅。进屋随手一指他们家的沙发让我坐，而他自己，则拉出张椅子，靠桌坐着。

刚坐定，张师傅的爱人——我暂且就叫师娘吧，大概听到了张师傅和我进屋的声音，便从客厅东首的房门出来。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热情、和气、开朗，比我母亲小不了几岁，且很像农村妇女。见有人来，不亦乐乎，打完招呼就为我泡茶，接着又去拿果盘。

“这就是前村老郑书记家的大儿子。”张师傅向正忙着的师娘介绍说。她听后像似早熟识，满脸绽开笑容说：“噢！是前村老郑书记家的呀！都这么大了。”接着亲热地又说：“你爸那人做了几十年村书记，人性可好，三村五里没人不知道，我们都熟。”